



東北書局

徐得玉

兄弟參軍

東北書局印行



## 徐得玉弟兄參軍

東北解放樂洋洋，老蔣偏來逞兇狂，  
大家齊來拿槍桿，堅決自衛保家鄉。

方才四句閑言叙過，聽我將光明屯的事情表白一番：

開口提起了光明屯，屯裏窮人都翻了身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一個個吐出了苦水挖掉了窮根，漢奸惡霸都打倒，拿印把子是咱們自己的人，再不愁誰來騎着脖子不讓喘氣，再不愁打點糧食誰來分，再不愁什麼出荷逼人命，再不愁少米少柴苦壞了心，再不愁過年過節

孩子們吃不着黃面餅，再不愁東拉西借費盡了苦辛，從今後我們才算是得了好，想起了偽滿時代這真是兩世爲人，且不言屯子裏邊人人這樣想，再表一表區上來人動員參軍。區上來了農會主任和區長，在光明屯裏開會商量，召集了光明屯裏男男女女，來到會場聽端詳，首先由屯子裏的頭行人說出了爲什麼要開會，緊接着農會主任把嘴張，他說：我是大老粗人一個，提起了種地我箇不外行，要是叫我登台把話講，比措上二斗米還費力量。可是現在是咱們老百姓自己來辦事，有啥說啥那有何妨，所以我拉着臉子把台上，不管說好說歹表表我的衷腸！閑言不提我把正事講，也

就是方才你們頭行人說的那一樁。只因老蔣他把良心喪，他對我們老百姓耍瘋狂。他想要踏在全中國人民頭頂上，不讓我們老百姓有吃有穿把福享。他支使那些漢奸惡霸胡子特務來騷擾，攪得我們過不安康，不讓我們翻身不讓我們說話，叫我們爲奴他爲王。可是中國有了共產黨，他和老百姓是一條腸，他不讓老蔣壓迫老百姓，老蔣他便死不瞑目動刀槍，他自己打不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，又勾結他的乾爸爸美國鬼子把他幫，美國幫他不自幹，他把咱們中國的好東西賣給美國換刀槍，賣了主權多多少，什麼領空領海領土我也說不周詳，總而言之，他請美國來把

家當，萬幸中國有了共產黨，蔣介石的賣國條約，我們完全不認賬。關裏他挑起了內戰的火，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各地動刀槍，老蔣鬧的又丟兵來又折將，那一仗都是成千成萬不死也帶傷。老蔣他關裏吃虧想在關外找找臉，發來了大兵到瀋陽，佔了瀋陽還不算，又向長春派武裝，爲了和平我們忍讓，長春撤退好商量，那知老蔣不要臉，貪心不足蛇吞象，什麼停戰令完全不遵守，他反來叫軍隊向前擴張，遼東他也要伸伸手，寬甸桓仁擺上戰場，二十五師全師被我們消滅盡，正副師長投了降，受了打擊心還不死，又在各地逞兇狂，要錢糧，搶姑娘，姦淫燒殺和胡子連

成幫，他到那裏那裏人受罪，大門小戶齊遭殃。我們爲了不再把亡國奴來做，必須要和老蔣拚一場，推倒了老蔣美國也得滾蛋，中國的家我們自己來當；我們想要安安穩穩把日子過，就得和老蔣的軍隊動較量，打跑了老蔣軍隊我們才能好，不打倒反動派我們翻身不牢幫；我們爲了自己說了話能算話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張，不讓老蔣這一羣壞蛋站在我們頭頂，就得拿起槍桿把他抗，總而言之句話，我們的死對頭就是老蔣。現在各地展開了參軍運動，成千成萬的老百姓穿上軍裝，珠江成立一個團名叫趙尙志，記念着這一位不做亡國奴的抗日英雄在他故鄉，湯原展開了參

軍競賽，專要好人來抗槍，各地老百姓都明白這個道理，一個個爭着來把主力當，我們這個屯子裏也都是翻過身的老百姓，咱們大家也要好好想一想，主任的話兒未說盡，人羣裏站起來了一大幫，這個說我願意去把老蔣打，那個說我願意打跨老蔣保家鄉，這個說有了老蔣就沒有我，我一定抗槍上戰場，這個說我們好好的日子他不讓我們過，和他拚命理應當，這個說來那個講，捋胳膊挽袖子要打老蔣，霎時間報名的有三四十個，爭着要參軍保家鄉，屯子裏的頭行人忙着手寫名冊，天色不早落了太陽，區長說：今天到了這時候大家散了吧，回到家裏好好商量，明天報名也不

晚，好好核計不用忙，他這一說散了會，大家各人回到各人的房，按下傍人都不表，我們要說一說這屯子的農會委員徐沛章。開會的時候他也在場，區主任說話他一句不漏聽的周詳，散會的時候他也往家轉，在路上低着頭自己思量，一邊走着一邊想，來到自己家門旁，邁步就往屋裏進，坐在炕上好似草見了霜。

話說徐沛章回到了家裏，一言不發，坐在炕邊上，低着頭，他的老婆一看，心裏納悶，她想：自從分了房子地，他當了農會委員，成天到晚，總是樂哈哈的，怎麼今天這樣愁眉不展的！便問道：唉！你怎麼啦？徐沛章便把開會的事情和他老婆子講了一遍，並且說：我們三個兒子去兩



個吧！老婆子一聽，撇起嘴來了。

徐沛章說完了區上動員參軍事一段，他老婆子聽了有點不耐煩，他又說三個兒子要打發兩個去，老婆子當時就把臉翻，手指着老徐開口罵，你怎麼越老越渾蛋，你以前說過任憑怎樣吃苦也不叫孩子們把兵幹，現在爲什麼又叫他們把軍參？你以前說過誰要是願意當兵得等你入了土，現在爲什麼又叫他們抗槍離開家園，你是不是有了兒子燒的受不了，願意叫他們受苦受難你才心安，世上的人有幾個像你這樣發賤，分明是你自己活的不耐煩！你想想二兒子娶了媳婦剛剛過了五個月，大兒子他娶親也來在眼前，他們弟兄三個

同心合力把活做，我們的日子一天強起一天，辛辛苦苦一輩子，老時候該享福你偏往糟心的地方鑽，你想他們當兵這一走，回到家裏又不知道是那一年，你愛當兵你就去，我的兒子我要放在我眼前。徐沛章一聽忙開口，叫聲孩子他媽聽我說一番：我不是老了發昏胡亂講，我前思後想想了半天，我以前不讓他們把兵幹，無非是像你說的那樣把兒子放在眼前，我今天讓他們去抗槍桿，還不是爲了咱們家能永久團圓，你想想咱們過去受盡了那些苦，爺四個幹活掙不上吃穿，自從有了民主政府，幫着我們窮人把身翻，有了房子有了地，有了牲口能種田，以前咱們是窮光

蛋，凍死餓死誰可憐，現在我們能够得了好，有吃有喝再不受難；二兒子今年也能把媳婦娶，前屯老馬家也肯把他閨女給咱大兒子作續弦，前前後後你要想一想，沒有民主政府咱們那能有今天？我叫我兒子扛起槍桿，保衛着民主政府就是保衛咱們家園。再者說老蔣他是個大混蛋，他是專門和窮人爲難，他勾結漢奸惡霸胡子把咱們害，到處攪的不得安全，要是他在東北得了第，咱們一家一家都得玩完，兒子呢，說不上他們抓去做啥去，兒媳婦呢，也免不了國民黨軍隊來亂纏，房子地土都得變了主，我看你成天就得眼淚不乾，到底是我發賤來是你發賤？咱們倆是誰活的不耐

煩，徐沛章連說帶數一席話，他老婆子心裏不住的打算盤，老頭子說的確實對，叫兒子參軍理所當然，這時節老婆正想開口接着講，門外進來了三個兒子到眼前。

徐沛章三個兒子，大的叫徐得金，二的叫徐得玉，小兒子叫徐得滿，三個兒子，都是年輕力壯，又勤快，又能幹，不賭錢，不胡扯，屯子裏的人，都說徐沛章有三個好兒子，可是兒子雖然好，日子過的累，租了人家幾垧地，一年到頭，老是不够頭，窮的叮噹響，大家伙說：老徐家運氣不好，說他家運氣不好是真不好，頭幾年大兒媳婦又死了，大兒媳婦死了以後，他們家到老也沒有反過陽來，自

從八一五解放，民主政府成立，工作團到處幫着老百姓翻身，挖窮根，清算，鬭爭，老徐家也分了五垧地，五間房子，一頭牛，一條小毛驢，徐得玉又成了親，這回日子才像個日子呢！今天弟兄三個人趕着牛車，上山打草裝草，剛剛回到家裏來，卸下了牲口，走進屋裏，便嚷着餓啦，餓啦，快收拾吃飯！當時徐沛章老婆子和她的二兒媳婦點上了豆油燈，收拾碗筷，端上了菜碟飯盆，大家坐在一起，便吃起晚飯來了。

徐沛章全家都在吃晚飯，一面吃飯一面把話談，老頭兒就講起了今天開會的事，從頭至尾講的周全，末了他又說他願意，哥三個裏頭最好能有兩個人把軍參，

老大老三一聽忙放下了筷和碗，齊說我去我去參加主力團，老大徐得金說：老三不必去吧！你年紀還小外邊事情知道的不周全。老三徐得滿說：還是哥哥你不要去，我年紀雖小力氣不單，我又能吃苦又能幹，你們放心一定不能給家裏丟寒蠢，老媽媽一聽忙開口，叫聲三小子你少要胡攪蠻纏，十指連心咬着那一個我也不好過，老兒子我更捨不得他到外邊。得滿連把媽媽叫：媽媽媽媽你要心寬，我這回參軍去打反動派，打倒了反動派我就回還，我聽區上的同志閑談論，老蔣的氣焰沒有幾年，那時節我回到家裏爸爸媽媽都不太老，一家大小慶團圓，再說哥哥眼前就要娶

嫂嫂，他去參軍不周全，哥哥地裏的活計比我好，他在家裏老人不用爲難，媽媽你也看着了民主聯軍的隊伍是多麼好，官兵都像弟兄一般，在這樣的隊伍裏當戰士，媽媽你還有什麼不心安，成千成萬的戰士那個沒有老和少，他們也都是想：不倒反動派過不了太平年。徐沛章聽了老兒子這一番話，樂的直點頭說：還是數老三，你去那是應當去，爸爸我心裏也放寬，叫你媽媽收拾收拾你的東西準備好，到區上報名等明天，得滿聽說爸爸讓他去，樂的他一個高竄起來幾乎把桌子掀翻，大家吃飽撤去了筷子碗，回到各人的屋子裏去安眠，放下別人的事情不去講，且把得玉他們

小倆口子說一番。得玉的老婆李春鶯，做活灑脫心又靈，公婆跟前她很孝順，小叔大伯子都不劈生，他們新婚的倆口子更不用講，從來沒有拌嘴聲。這天晚上公公回來把參軍事情講，她在鍋台傍邊一面做活一面聽，婆婆生氣說了一些話，公公又破解了一遍婆婆氣才平，聰明人稍稍一點心就透，她的腦袋早就想得清。大家回來吃晚飯，公公吃飯的時候又把話明，大哥三弟都願意參軍去，惟獨他他他他不直聲，平日不癡又不傻，怎麼今天這樣窩膿，她在傍邊瞪了她男人好幾眼，她男人低着頭吃飯不睜眼睛，氣的她沒有吃飽飯，刷完了碗筷回屋裏也不點燈，得玉跟着也往屋裏



走，他也覺出來他的老婆把氣生，他自己摸到炕邊上找到了洋火，劃着了洋火就點燈，拿着油燈去照他老婆的臉，他老婆倒在炕上用被把頭蒙，他放下了油燈去掀老婆子被，笑着問她你要的什麼熊，爲什麼不說話了也不笑，你這是颯的那一陣風！李春鶯翻身忙坐起，說道：你離我遠點省得惹我把氣生。徐得玉說：你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你生我的氣你得說分明，我不知道爲啥得罪了你，你要說說給我聽。李春鶯說：爸爸說的話你沒有想一想，爸爸很願意你們到民主聯軍裏去當兵，大哥三弟都滿心樂意，惟獨你低頭只顧把飯噎，好像是多少年沒有吃着飯，急得我在傍直瞪眼

睛，別人都肯抗槍打老蔣，爲什麼偏偏你不能？打倒了老蔣我們才能好，爸爸講的大道理難道說你沒有仔細聽。三弟比你小上好幾歲，他的腦筋比你開通，說來說去你是任麼也不是，正裝的是個糊塗蟲。徐得玉叫老婆說的無話可講，不由的自己覺得難爲情，想了半天喘了一口粗氣，說道：你要聽我說分明，頭一個捨不得爸爸和媽媽，他們辛苦一輩子養大了我們弟兄，在家裏多做一點老人少吃一點累，省得老人家一天熬到半夜三更。第二個家裏頭我還惦念着你，你到我家五個月掛點零，你待我的好處我心似明鏡，我拿你比自己還重你可知情？李春鶯連忙接着講，好啦好

啦，不要說那些不害臊的話兒，我不愛聽，你要是爲了爸爸不受累，更應當抗槍去當兵，爸爸口口聲聲說的好，國民黨軍隊來了不能消停，抓了你們弟兄去，剩下了老人在家裏受窮受累還得受態，你要是去把八路幹，哥哥在家滿能成，打國民黨的隊伍比什麼都要緊，國民黨來了我們就不能太平。你要是爲了對我好，我說的話兒你應當聽，男子漢大丈夫應當有志氣，守老婆看灶火坑那是什麼英雄。我不願意離開你才勸你上前綫，打死那一些牲畜不如的害人精，李春鶯的話還沒有說盡，徐得玉他好好說了好幾聲，你都能這樣明白大道理，難道說我真是一個糊塗蟲？明天

我和三弟一同走，我走後家裏的事情你得多照應。李春鶯說：家裏的事情你不用惦念，吃苦受累我都能，外邊的活計我幫助爸爸哥哥做，屋裏的破衣爛衫我和媽媽縫，嫂子來了我依着她做，決不能拌嘴弄舌和她劈生，三年二年你回來看，你看你的老婆成不成！你去參軍你要努力，聽說八路軍個個都學習加緊，不打仗的時候就上課，不僅認識字還講國家的大事情，你到那裏好好做，操練學習都別放鬆，打倒了老蔣回家後，你做先生我做學生，你教給我多認識幾個字，不會了罰跪打板不用留情，要是你學的稀鬆平常任麼不會，我這個徒弟可不答應。徐得玉說了一聲好！我在

外邊你在家裏都加勁奔前程，三年二年我們再見，我表表我的事情你說說你的功，誰要對不起你誰就去上吊，打個賭兒行不行？李春鶯說：那太好，咱們打手掌爲記誰拉勾誰不是爹娘生。夫妻二人接着扯了一些閑話，上炕睡覺睡到大天明。

李春鶯一覺醒來，看看到了做飯的時候，連忙下地，收拾收拾，刷鍋燒火；這時徐得玉也起來，喂了一氣牲口，便走到他爹媽的屋子裏，這時大家都起來了，他便告訴他們，說他也去參軍，老媽媽說：你靡跟你媳婦核計核計，他樂意嗎？徐得玉說：核計啦！她不但樂意，還勸我去呢！老媽媽一聽兒媳婦都樂意了，自己也就沒有什麼說的

啦！吃完了早飯，徐沛章便領了兩個兒子到屯上報了名，後來送到區上一看，認爲他們哥倆够資格，便決定在下月十八日和那一羣參軍的送到部隊裏。十八日的早晨，老徐家包的餃子，給得玉得滿送行，他二人吃完了早飯，收拾收拾便要動身，大家免不了囑咐一些話，這時李春鶯眼淚圍着眼圈，也覺得有些難捨難離，在早晨沒有起來做飯以前，便囑付了余得玉一些話，這時又走到他的跟前，說起來了。

李春鶯來到徐得玉的跟前，說一聲你呀聽周全，我覺得有很多想和你說的話，說了一些還有一些總覺得說不完，總而言之句話，一心一意把打老蔣的事情放

在先，軍隊的事情咱們不懂，什麼紀律啦，什麼命令啦，你要時時刻刻放在心間，寧肯死也不要做丟人的事，總要想着爲什麼把軍參，我前前後後和你說的話，你也要時常的想一番。徐得玉說：你放心好啦，你說的話我都記在心間。家裏的事我也不再囑咐你，我的事情你只管心寬。李春鶯回轉身來又走到得滿身傍，說道：三弟聽端詳，你這回參軍是很對，你看的道兒比你二哥強，傍的話兒我不囑咐你，就囑咐你自己，身板兒自己要它健康，吃飯喝水和睡覺，身子不要受了傷，俺們年青人都是火氣旺，千萬不要在不值得的事情上要硬剛，一心一意去打老蔣的軍隊，打勝

了再回來安慰咱們爹和娘。另外還有一件事，你們弟兄最好不鬧皮氣不拆幫，你二哥見識不如你，有些地方他劃不過來腔。你們是一個奶奶大的親弟兄倆，大事小情互相商量。得滿說：二嫂你囑咐我的話，我永放在心裏不能忘，我的身子我自己能注意，你的身子災啦病啦也要提防，爸爸媽媽替我們多多行孝，裏裏外外全仗二嫂多受點忙。我和二哥的事情你更不用惦念，說好說歹我們是一個娘，聽說到隊伍裏戰士大伙都像親兄弟，冷啦熱啦互相幫，當官的對待弟兄像親人一樣，二哥他在外邊沒有什麼不相當。得滿和嫂子正說着話，只聽得外面喊：快到屯上集合去換軍



裝，弟兄倆辭別了全家往外走，到屯上區上走一場，手續辦妥到了部隊裏，當上了戰士美名揚，打跑了老蔣軍隊全家團圓那是將來的事，等將來我再仔細說端詳，這是徐得滿參軍書一段，說到這裏住了腔。

